

Subject: 黄金牧场（公元947年）【才九章】

From: "T.T. Moh" <ttm@purdue.edu>

Date: 11/12/20, 3:41 PM

To: "T.T. Moh" <ttm@purdue.edu>

黄金牧场（公元947年）【才九章】

原作者 El-Masudi

英译者 Aloys Sprenger（公元1841）

中译者 莫宗坚

才九章

【前言】简论海洋及大河的变迁。逻辑学的作者（亚里斯多德）说：海洋在世纪的瞬间及世代的长时改变位置；事实上海洋的位置不停的变动，但是与海水的体积相比，海平面的高度，海谷的深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註：近代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球曾干燥如水星及火星，完全无水。现代的海水是无数冰雪组成的彗星送来）。无论如何，地球没有那块地方永远淹水，也没有那块地方永远是陆地，一个河流可能继续或断流，引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海陆可以互换，没有一块地方永远是海或陆。在一段时间，原来的海成了新的陆地，原来的陆地成了新的海。这个大变化是河道与河源引起的。河流灌溉之地，经过青春与老年，长大，生与死，就像动物与植物，生长与腐败之变化，不是出现在动物与植物的一部分，再发展到另一部分，而是所有部分一起生长，一起死亡。而地球是一部分生长，一部分死亡。这与太阳的绕地旋转有关。

有知识的人对于河流、泉水及它们的源头有多种意见。有些人认为它们的源头是最大的海。这是‘adab 海，不是碧海（大西洋）。另外一些人相信水在地球中，就像血管在体中。有些人就如此思考：在地表，水面取平，在地里，高低不同，水流向最低点，因此它被困在山穴里，形成管状流水，於是它形成从地底来的水压，它冲出地面，形成泉水与河源。经常的，水是地中空气的产物，因为河水不是基本物质，而是腐败与地球呼气的产物。我们不得在此继续讨论现存的各种有争议的言论，因为那会超过我们的自我设限，在我们别的著作里，我们将说个清楚。

关于几条大河的河源、河流、河长、河口，已经有很多讨论了；例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阿母河、身毒的印度河、印度的一条大河恒河、流入黑海的多瑙的河、以及其他的大河。我在（托勒密的）《地理学》里，看到尼罗河的图片；尼罗河从 Komr 山发源，接受十二支流的来水，然后注入两个湖泊，那是沼泽地（就像在 Wasit 与 Basrah（註：唐代的《经行记》作勃萨罗国，《皇华四达纪》称为未罗国，宋代《诸蕃志》称为弼斯罗国，今巴士拉）之间的巴比仑土地）。再次，河水集中成一条，经过沙漠区，以及山（脚）。它前流苏丹国（黑人国），那地方与黑人区相邻。尼罗河分出一支流入黑人海（註：这是托勒密的错误，尼罗河不流入黑人海），这是 Kanbalu 岛（註：或即是今日坦桑尼亚国境内的 Penba 岛，岛上有十世纪的清真寺的遗墟。研究黑人历史的学者，对此地有兴趣）的邻海，这个岛田庄四围，居民是穆斯林，但是说黑人话。回教军征服了这个岛，就像他们征服了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这发生在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王朝）的初期，或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王朝）的末期。据水手们的说法，从这个岛到瓮蛮国（註：Oman 今译阿曼国），海路有五百日程（註：一日程是行人一日行走的距离，约五公里）。当然这只是估计值，没有大地测量。很多西瑞夫（Siraf. 註：在两河入海口附近，在今日伊朗境内。当时名港，现已湮没。中国古史上，没有提到它，妄译如此）及瓮蛮的水手们，去过这段海域。他们发现，当埃及的尼罗河涨水时，或略前，河水涛涛涌入海洋一段路，这段海水变化颜色（註：尼罗河不注入阿拉伯海，此误出于托勒密）。这条河（尼罗河）发源于黑人区（Zanj）的山脉，有一哩宽。河水清澈，涨水时成了一滩泥漿。河里住了埃及尼罗河的鱷鱼，它们也叫Warl.

【身毒】

El-Jahit 认为身毒（Sind）（註：今巴基斯坦。中国在汉代知道有此一国，又称新头。历史上，身毒北部的旁遮普地区是中亚及伊朗各民族，入侵印度的通道。公元前十七世纪的印欧人由此，公元一世纪的贵霜人，公元十三世纪的伊斯兰教，公元十六世纪的蒙古莫卧儿帝国都如此）的弥兰河（Mihran）（註：即是印度河，发源于西藏的狮泉河，是古印度文明的母亲河，《大唐西域记》的信度河）就是尼罗河。他用鱷鱼来证明。我不明白这个证法能成立么？他把这点写入他的书《主要城市及各国美景》。书是绝佳，但是他从未出海，很少去各国及各城市旅行，他不知道身毒的弥兰河，发源于无人不知的身毒的高原，从Budah为王的 Kinnanj 国及克什米尔，坎大哈（Kandahar）与塔金（Takin）流出，几条流域从那些地方出现，在穆尔谭（Multan 註：意为金屋。今巴基斯坦东部大平原的中南部。此国中有一金屋，藏有开天闢地的原始资料）合流。穆尔谭的国王是一Koraishite（註：穆斯林贵胄世家）Ghalib 的子孫。他的领域直到忽罗珊边界。门书瑞（Mansurah）（註：在下游）王国的领主也是Koraishite，从el-Aswad称王以后，子孫相承。穆尔谭的王冠，家族世袭，自古如斯，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初兴。

【印度】

从穆尔潭起，弥兰河（註：即印度河）缓缓流入门书瑞，又在Daibol（註：唐代《皇华四达记》的提颯国）进入印度洋。鱷鱼生活在海边的淡水流域及印度的Baghar 王国（註：东印度恒河下游）的Sindabur 海湾；在大王（Maharaj，註：印尼与马来统治者）国中的黑人河流域（註：古代那兒的人种存疑。例如，孟加拉海湾的晏德蛮島，是原始黑人居住。唐代以后，中原也有南海的崑崙黑人来访。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族裔不明，存有黑人酋长及黑人舞女雕像），一直到葡萄酒湾（Anab 註：应为今孟加拉海湾），延伸到錫兰，鱷鱼生活在淡水里（註：南海中，另有塩水鱷鱼）。如我们所说的，印度的河流，靠天降甘霖，及地表水注入，因此都是甜淨的淡水。

【尼罗河】

现在我们回叙埃及的尼罗河（註：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150年，才一王朝统一上埃及与下埃及。这是仅次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文明。我们对埃及古史的理解，有一部分是靠拿破崙（1769-1821）时，发现的 rosetta stone 解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人居住在尼罗河附近的沃野。古埃及的国王称“法老”，埃及是女权社会，由女儿从母亲传承，所谓法老，就是他们的丈夫。曾有法老死了皇后，他知道天命之所在，与他的稚齡幼女“结婚”，可以继续当法老，恋栈不去。法老家族中，兄妹结婚者很多，因为妹妹继承天命。埃及的历史可分为古典王国、才一过渡期、中期王国、才二过渡期、新王国等五阶段。埃及文明首先使用阳历，建筑世界奇观的金字塔，重死也重生。埃及人在尼罗河及地中海捕鱼，醃制鹹鱼。也如法炮制木乃伊，像制鹹鱼一样，把人的遗体中，取出内脏，加入塩与香料，以求万年不坏。埃及人生时庆祝各神明的万寿节，国王们的圣诞节，喝啤酒、唱歌跳舞。又从事射箭、手球、游泳、拔河、体操、划船等运动，生实多欢。死在埃及，虽死犹生。埃及人不願因为嫁娶而离开埃及，也不願出国作战而战死异乡，万一死在外国，也要把遗体运回埃及，如此才能继续在埃及过死后生活。金字塔中有许多壁画传世，例如用牛耕田，中国是春秋时代，例如，孔子的子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林黛玉有“司马牛之嘆”即此人。耕与牛配套，是时髦名字。以前的牛主要是拉车行商。牛耕埃及早了几千年。埃及与印度的牛种不同，证明牛种是多源头的。在公元前 1570-1069年的新王国时代，相当于中国商代，埃及已有常备军及警察。汉高祖刘邦当上秦朝的亭长，掌捕盗，那是中国的警察，已经晚了一千二百年。在商业上，埃及人比较落后的，一直不用钱币当贸易中介，至到公元前才六世纪，伊朗佔领埃及才开始用钱币。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首先发起到印度及埃及的印度洋国际贸易圈。插一句话，埃及有一个士人或书生阶层 scribes，用埃及特产“纸草”纪录。从古希腊记载，古希腊人去埃及旅游、经商，吸收了很多新知识。例如人类的才一个数学家毕达格拉斯，就受埃及的影响。伯拉图也認為埃及是智慧的源头。他们成立了地中海国际贸易圈。在公元前六世纪时，相当于孔子时代，伊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埃及。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大征服埃及，后转入托勒密王朝。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兼併埃及。当时有一个自由奴出印度洋，被季候风吹到錫兰島，后被印度人送回埃及。埃及人才知道有这条航线。罗马人 Hippalus 几年后重复了阿拉伯人、印度人的航线。以后罗马人写出《红海指南》，描述了印度洋的国际贸易圈，他们也知道中国，称为 Thina，为产丝之地。在刘秀削平群雄时出书。百年之内，公元166年，罗马使者即到达后汉，大约回程出事，外交中絶。当时，官家派船到南印度，寻找“黄支国”，后来在四世纪南北朝的梁朝时，发现阿拉伯人、印度人、罗马人的“海船每岁数至”（见《梁书·王僧儒传》），二百年后，到了唐宋，中国的船也只开向印度、阿拉伯、埃及，加入国际贸易圈。到公元641年，埃及被伊斯兰阿拉伯军佔领。以后展转於各伊斯兰帝国，直到成为英国殖民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时独立）学者说它流经地表之处，在到上埃及的阿斯旺之前，或墾为田园，或仍荒芜，共长九百日程，或一千日程。船隻从Fostat（福斯塔。註：本书作者，晚年居住于此。他逝世后，969年，埃及的伊斯兰的法蒂玛王朝，定都于此，改名开罗，意为胜利之都）啓航，溯流而上，直到阿斯旺；河流从南方到达阿斯旺之前，群山崇峙，乱石嶙峋，尼罗河流注其中，航行兇險。这些乱石分割了阿比西尼亚（註：今伊索比亚）的航运与穆斯林的航运（註：指埃及的航运）。这部分的尼罗河流域，以巨石及巖岩为名（急流浅滩）。经过上埃及，尼罗河到Fostat（註：即开罗）。它经过Tilemun 峯及Fayyum的Lahun 坝。此处有Joseph（註：《舊约》的人物。穆斯林承認为先祖之一。）选择居住的島，亦蒙上天赐与。埃及的历史，地产及Joseph的建築物，详见第三十一章。尼罗河顺流而下，分道入海，各流派经过Tinnis, Dimyat, Radish 及 亚历山大城，但是那些去亚历山大城的运河，在回历332年（註：公元944年）发大水之外，干涸无水。我听说（当时我在Antioch城（註：安条克，中文古称安都，大秦景教的发源地，古代属于叙利亚。在今土耳其）及叙利亚边境），尼罗河上升了十八cubit（註：肘，一种长度单位，一肘长，约44公分），但是我不知道，河水是不是灌入亚历山大城的运河。

【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马其顿王菲力普的兒子，在尼罗河分流上建筑亚历山大城（註：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端。宋代的《诸蕃志》称遏根陀国。以它的图书馆名于世）。当时大部分河水流过城下，灌溉了亚历山大与Maryut 的田野，当年绿草芳美，花團锦绣，从 Maryut 一直连到Maghrib（註：古代北非的西部。宋代的《诸蕃志》称木兰皮国，是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的Murabitum 帝国的音译。它引申为西方，如日落后的祈祷，称为Maghrib pray）的Barkah（註：在今阿尔及利亚）。海船沿尼罗河而上，直抵亚历山大城的市坊卸货。城市部分的尼罗河河床，铺满了石子和青石板。从那时开始，泥沙淤积，以致 填满运河，水路堵塞。也另有说法，总之，不能清除河道。我们不能 写下这些说法，因为本书不是详叙各家说法。亚历山大城用井水了；因为亚历山大城距离尼罗河有一日程了（註：因为地球自转，而且尼罗河自南流向北，含有较高向东流量的河水流下，所以尼罗河向东移动，离开了亚历山大城）。我们在专为報告亚历山大城的章节里，详叙本城的历史情境。

我们曾说过，河水注入黑人海（註：南非洲东岸的海域。其实尼罗河不注入黑人海，这是托勒密之误），河流有一个流域，

它的上游經過黑人區，把這個國家分成邊遠省區的阿比西尼亞與本部。如果不是靠着海灣、鄰近的沙漠、沼澤地，阿比西尼亞不能抵抗壓倒優勢的黑人勇士。

【中亞】

（註：與新疆緊鄰的）阿母河（Jaihun（Oxus）註：古稱沔水或烏澗水。古代希臘人熟悉中亞）流經巴里黑（Balkh，註：在今阿富汗），它有几个支流，下流經Tirmid, Asfarayin 以及呼羅珊的各地，它流入花刺子模，又分成几支派，大部流入一湖（註：鹹海），旁有一城，Jorjaniyah，地處花刺子模最低點。這是當地的最大湖，很多人相信這是文明世界的最大湖（註：當時許多人認為里海是海，不是湖。所以不算里海，事實上，以湖面計，當時它是舊世界的才二大，次於非洲的維多利亞湖。後來，經過蘇聯時期種植耗水的棉花的計劃，把各河水改道灌溉沙漠，沙漠逐漸形成鹹鹼地，湖面日減，已不足古來的5%，當然不再是不算里海的才二大），這個湖的長寬都是一月程。湖面上有航船，又有從費爾干納及Shash（註：塔什干之古名）來的河流，流經Adar 國及 Hais 城，從那兒可以行船到大湖（註：錫爾河本來也注入鹹海，現已斷流）。沿河有突厥城市新城（Yanghi Kant），有一些穆斯林人居住，大部分是突厥人。此地人民是 Ghizian（英譯者略文：在西亞，他們被稱為“塞爾柱人”，後在伊朗，建立帝國。在他們父祖之地，他們被稱為“Kirghiz”遊牧人。（註：即唐書的憂吉斯人，曾推翻回紇帝國。今之吉爾吉斯斯坦人）。他們大部分是遊牧人，也有城居者。他們是突厥種，可分為三大群，上等群、中等群、下等群。他們是最勇敢的突厥人，有最小的眼睛，最矮的身軀。《邏輯學》的作者（亞里斯多德），在關於動物的著作的十四卷與十八卷，提到鶴類，及有一種比鶴還小的突厥人。讀者會注意到，我們對突厥種群的敘述將散落全書，並將條目分明。

巴里黑有一最偏遠轄區，一個二十日程遠的要塞 Ahashban。過了這個要塞，是几个不信教的國家：被稱為 Ukhan 的突厥人，認為那是住在阿母河即巴里黑河的源頭。（阿母河的）整個流程有一百五十日程，有人認為從 Inghan 河的源頭算起要四百日程。那些以為阿母河注入身毒的彌蘭河的地理學家是搞錯了。我們不討論黑白 Arisht（英譯者略文：如果這些居民是維吾爾人（Uighurs）.....），那兒有Kaimak王國，Baighur 王國，他們都是突厥人，居住阿母河之外。在兩河區（註：阿母河及Inghan河）住了哥疾寧人（Ghaznians）（註：哥疾寧人也住在阿富汗的卡布爾市之南，唐玄奘曾訪其鄰近。後來他們征服印度的曲女城，開始印度的伊斯蘭化），他們是道地的突厥人。有很多關於兩河的故事。我們不知道兩河的長度。

【印度】

現在有許多關於印度的恒河（Ganges）的說法，它發源于朝向中國的遙遠的印度山區，距離突厥區不遠，經過四百日程的河道，注入印度海岸的阿比西尼亞海（註：印度洋的古阿拉伯名）。

【幼發拉底河】

幼發拉底河發源于 Kalikala 國（註：今土耳其南部），發源地位於阿美利亞邊疆，從Afradohos 山脈而下，距離 Kalikala 一日程。幼發拉底河在到（穆斯林土地）Malatiah 之前，經過拜占庭國土。有一個成為戰俘後，去過几个基督教國家的穆斯林告訴我，幼發拉底河在經過拜占庭國土時，納入几条支流。有一条支流源自拜占庭國土的最大湖 Mazerbun（註：Van湖）湖的長寬皆一月程，或更多。湖上有定期航班。

【Kadesiyah 之戰】

幼發拉底河經過博制的Somaisat 堡壘（註：在敘利亞北部，近幼發拉底河）後，就到了 Jasn Manbij（註：在敘利亞近土耳其）。下一程是 Balos，然後是 Siffin（註：在敘利亞東北部，近 Rakkak）（在 Ali 率領下）伊拉克與敘利亞的穆斯林在此相戰（在 Ali（穆罕默德的女婿）率領下，與 Muawiyah 大戰三月，Ali 敗亡）。往下走，河水流過 Rakkah, Rahabah, Hit, 及 Anbar（註：敘利亞中部）。在這些地方，挖掘了几條運河，就像那經過巴格達，聯系底格里斯河（Tigris 註：古稱達曷水）的 Isa 運河。幼發拉底河繼續前行，經過 Sur（註：今 Tyre，黎巴嫩南部，地址不對。可能是 Sus，在敘利亞），Hobairah（註：可能是 Hobairah 的堡壘），Kufab（註：今 Kufa），Jamiin, Ahmedabad（註：可能抄書人誤記，因為是印度名），Yerman, 及 Tafuf（註：可能是 Kufa 的一郊區）。（又註：這令人懷古。這塊地方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人類文明開始于公元前五千紀至公元前六千紀。他們創造了輪子、犁、水壩及運河。他們收集了人類才一個寶石——天青石（Lapis Lazuli）。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這裡的蘇美爾人創造了人類的才一個文字——契形文字，在十九世紀重新被發現，百年破解，是一篇好玩的偵探小說。他們的族裔不明，他們自稱為“黑頭人”，有彫像為證，近黑種人。公元前2800年，他們建立八萬人的有城牆的大城。他們建立學校，公布法律。他們寫下三千行的詩篇，傳頌英雄國王 Gilgamesh 的傳奇。他們喜飲啤酒，這是因為有農業之後，人類村落聚居，污染飲水，細菌繁殖，傳染疾病，釀酒過程殺菌消毒。從此西方國家，繼承此傳統。中世紀時，歐洲君王大釀啤酒，就是為士兵準備飲料，就是大戰的先聲。中國等東方國家是以燒開水的辦法消毒，以後發展成飲茶。如今野生動物可飲生水，人即不能。他們無馬。他們戰爭時，將軍騎驢或坐驢車上前線，然後下驢步戰。公元前2004年，時當傳說的夏朝建立之時，蘇美爾人滅亡，人口散失，融入閃族，即今日的阿拉伯人。公元前1894年，閃族的巴比倫人興起，公元前539年亡國。契形文字前後用了三千年，與漢字相比，孔夫子與秦始皇只能認識如今漢字的“一”字，現今的漢字的名詞，70%是用日本人翻譯的西文的外來語，例如，數學、經濟、銀行、革命等等，不用這些外來語，我們不能思考及作文。現今的漢文也只有二千年的壽命。比不

上契形文字前后用了三千年。关于以后巴比伦的历史，续见才十七章的关于巴比伦的註，然后它流入 Basrah（註：日本的桑原教授認為即唐代《皇华四达记》的于罗国，今日河的出海口）及 Wasit 之间的沼泽地。幼发拉底河全长五百日程，可能更长。大部分幼发拉底河的流水，以前流过 Hirah（註：《舊唐书》的夏猎城）；古河流遗迹尚存，今人名曰“古河道”。在那兒伊斯兰军与 Rostam（Omar 时代（註：才二任哈里发，正统王朝，公元634-644年））作战

（註：Rostam 是伊朗古神话英雄，不可能与伊斯兰军作战。他的故事原型是，公元一世纪的安息帝国的將軍 Suren，曾战败罗马兵团，当然也不可能）。即 Kadesiyah 之战。幼发拉底河此时注入阿比西尼亚海（註：印度洋），出海口是 Najaf，海水以波涛相迎，因此中国与印度的海船經常来访（註：这是中国船只远航两河流域的历史性的记录。目前只能算孤证，时间是初唐或更早。值得研究其事的真伪），为 Hirah 的国王们带来货物。许多古时的历史学者，如 Hesham, Abu Mkhniif Lut, esh-Shaki, 都熟悉阿拉伯人初兴的战争时期，他们報告，在 Abu Bekr 朝（註：首任哈里发，正统王朝，公元632-634年），Khaled 率领胜军先擒殺 Beni Hanifah 的假先知，然后进军 Hirah（註：《新唐书·西域传·大食国》条“有摩訶末者（即穆罕默德先知），勇而智，众立为王，闢地三千里，克夏猎城 Hirah。”《新唐书》錯了。錯在两点，一是大食 Tajik（今译塔吉克）是突厥人对波斯人的称呼，《新唐书》錯把阿拉伯人当波斯人。大食国是穆罕默德的敌人，穆罕默德不是大食国的国王。二是以此书看来，克夏猎城在他死后）。夏猎城 Hirah 的人民在 Kadesiyah 及 Beni Bokailah 建筑堡垒，这些堡垒现已成（回曆332年，即公元944年）无人居住的废墟（註：这场战争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军胜，伊朗的萨珊王朝败的关键战役）。这些堡垒距 Kufah（註：以后是阿拔斯王朝首都。今 Kufa，穆斯林宗教圣地，有大清真寺。以 Kufa 艺术笔法着名）三哩。当 Khaled 看到 Hirah 的人民筑垒相抗，他驻军于 Najaf（註：现在与 Kufa 连城）不远处。他自己骑马，贝得因人（Bedoin 註：沙漠牧民）骑士 Dhirar 相隨，前去视察前沿。当他们到 Taghlebites 堡垒时，上面的基督徒向他们甩鍋，战马受驚。Dhirar 说：“阿拉（上帝）叫他安静吧！这就是他们在战略上要作的事？” Khaled 回到营寨，要求对方送一个能谈事情的智慧老人。对方送来 ‘Abd el-Mesih。他曾建筑了白色大堡城，外号药草（Bokailah），因为他有天穿了綠絲袍外出，人民问起谁是那顆草？因此得名。他也是那个去见解夢人 Satih，问他一个关于 Mubeds 的夢，以及在 Ctesiphon（註：波斯首都，《后汉书》的斯賓国）的波斯王宫所受到的震災，以及其他有关萨珊王朝（Sasanian）诸国王的事。

当 ‘Abd el-Mesih 接近 Khaled 时，他已有三百五十岁。他正在走过去，Khaled 一路观察他。当他走到面前，Khaled 问：

“长官，何处降世？”

他回答：“从我父亲的肾（註：当时的阿拉伯的医学与中医类似，都以为肾是生殖器官）。”

“你从哪里来？”

“从我母胎。”

“你在哪兒（得意）？”

“我在这里。”

“到底您在那里？”

“我在衣服里。”

“您是才几位公子？（英译者：这是阿拉伯人客气问他几岁的意思）”

“一父一子。”

“阿拉啊，我要他们送一个城里人来。”

Khaled 说：“他们送了一个白痴，我问东，他答西。”“上帝啊”Hirah 的来人回

答说：“我的回话精確慎密，再问啊！”

“你是阿拉伯人还是 Nabatean 人（英译註：贝得因人的子孫，棄牧从农者）？”

“我是阿拉伯化的 Nabatean 人，也是 Nabatean 化的阿拉伯人。”

“你想战还是和？”

“和”

“那么建筑堡垒是什么意思？”

“那些是关疯子的，要把疯子关到他们清醒过来。”

“您高寿如何？”

“三百五十”

“您见识多端，可得闻乎？”

“我看过载满货物的海船从身毒与印度的国度，远航而来。您足下的土地，曾經滄海起浪（註：似道家寓言：麻姑曾见东海三揚土）。请看，我们现在距离海岸好远。我记得有一个婦女，头顶水瓶出发，她发现田野鬱鬱蒼蒼，到处是村庄、庄园、树林、耕地，交雜着运河、灌满水的池塘，一直连到叙利亚，如果她远行，只要帶一张餅（英译者略文：东方习惯，住家要善待旅人，只有在沙漠里，才要自備食物）；现在如何？一切都毁灭了，消失了。上帝啊！请来看看你的僕人及他的国家。”

Khaled 以及所有在坊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吓了一跳。他们记起了 ‘Abdel-Mesih 的名字，他在阿拉伯人中，以高寿与善析理而出名。

他们说他们带了服下立死的毒药。

Khaled 问他：“您带了什么？”

回答说：“要命的毒药”

“您要干什么？”

他回答：“我带它来，是想如果我从您处，得到我喜欢的，并且我的同胞也高兴的条款，那么我就接受条款，并且感谢上帝（因此不用它）。但是，如果不如意，我不能成为为一个带回羞辱与悲伤的人。我就服毒，死去万事休，上帝只让我再活一点时间。”

“给我！”Khaled 命令道。他把毒药丸拿在手里说：“以阿拉之名，靠着阿拉，以天地之主之名，以全能者之名，以祂之名，地上一切事都不会出错。”他说完之后，就把药丸吞了。他马上晕过去，下巴埋入胸膛（註：垂头状）”

他们把他的衣服解开，他就醒过来了，并且精神焕发。（註：这明显是假死之药，双方都以假作真，不会说破。这个故事说，使者言语犀利，步步得胜，最后底牌是，不惜服毒，拼死一争。这当然是对伊斯兰全军的挑战。主帅雄烈非常，心知肚明，个人接下战书。显示服毒也常事尔，从容化解使者服毒的威胁。主帅一招致胜。此段可与关羽括骨疗毒，同看）。

这个景教徒（註：即使使者）回到他的人民的地方。他进城就说：“噢，人民啊，我从魔鬼那边回来。他吞下必死毒药，毫毛无损。什么都答应吧，只求他远离你们的城市。”

“他们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方兴之势，萨珊王朝是沉舟。这个宗教（註：伊斯兰教）将传遍大地，但以后也会从内部腐烂起。”城民与 Khaled 讲和，同意交付十万迪拉姆（dirhem）银币，并同意戴上黑帽（绕帽一圈后，在头后垂下，与穆斯林的帽式有别）。Khaled 从 el-Kirah（註：似乎印错了，应该是 el-Hirah）离开，并训民曰：

【Khaled 之训词】

“在 Mondirs 以后，怎么可能要 Kawarnak 及 Sodair 的漂亮的王宫向人出赎金？即使有各部落勇士守卫之下，那又怎么能对付吼叫的狮子。我又怎么可能在，Marrah 运河与 Jofair 运河之间的花园里牧马？在 Abu-Kaid 部落被灭以后，我们要团结起来，就像雨中的一群鸟。我们在开阔的战场上，屠灭了 Ma'ad 部落，就像把骆驼送上祭坛。我们像波斯王一样，取得贡赋，（犹太人的部落）Khaibar、Beni Koraitah 及 Madhir 都向我们交税。时间女神的胸脯上，是未可知的机运，明天是喜或悲（註：和战皆可）。”

【山河变动】

我们插入以上的故事，为了证实我们的随时间推进，世纪流逝，关于海岸变动、河水迁徙的陈述。海水成陆以后，流水不至。现在，从 Hirah 到海，已有几日的路程。我们想遇上任何见过 Najaf 的人。

与此相同的，底格里斯河也如此迁徙；它现在的河床与沙丘湮没的古河道，所谓 Batn el-fauhi，距离很远。古河道靠近伊拉克的 Wasit（註：在伊拉克东南部，底格里斯河河畔，公元十六世纪时，因大河改道而成废墟）区的 Bados，趋向 Dafiri，折向 Khuzistan（註：紧邻两河流域的伊朗领土，即 Khuzestan）的 Sus，而它的新河道在巴格达的东侧，经过叫 Rakkah esh-Shemasiyah（註：在伊拉克南部）的地方，洪水又把它引到西侧（註：在北半球的自北向南的河流，由于地球自转，会向西移动，这就是一个例子，并不是因为洪水），就是现行的、在 Kotrobbol 与和平之城（巴格达）之间的现行河道。它经过 Kobb、Sharki 的乡村及 Kotrobbol 的庄园。这些地方的居民，在 Muktader 朝（才三十七任哈里发，阿拔斯朝，公元908 -929 年），与居住东侧 Rakkah esh-Shemasiyah 的居民打官司。当朝大臣 Abdul-Hasan 料理此事。那些深知其事的人的诉状，及我们所言，都是巴格达人民尽知的。如果，河水每三十年移动八分之一哩，那么，每二百年，它就几乎移动一哩。如果，河水从原地退步四百肘（註：一百七十六公尺），那原地就成了不能耕种的废地。如果河水找到一个下滑的斜坡，或下降，那它就把土地带到遥远的远方。如果，在那无名的地方，它发现了一些大低地，它就填上，形成了湖泊、沼泽地及池塘。这就是说，耕地变成沙漠，荒地变成肥田。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我们的主张（註：河道变迁的道理有二：一是泥沙淤积，例如黄河与两河，二是地球自转，见本章关于尼罗河的註，及才九章关于印度河的註。两河及印度河都因为地球自转而向西移动，而尼罗河向反方向、即向东移动）。

【两河流域历代变迁】

Masudi 曰，所有对世界历史、及众国王有正确看法的历史学家都知道，从阿拉的先知（註：即穆罕默德）派出使徒见 Kisra（註：伊朗国王），那是他从麦加逃到麦迪那后的才七年（註：即<圣迁>后才七年，也即回历才七年），幼发拉底河

及底格里斯河上涨破历史记录。洪水弥漫，涨满了运河。运河的水也满出来，冲破了堤坊，土坝。洪水弥漫在低地。

波斯王 Abrawaiz（即 Perwiz）努力再次限阻流水，修筑堤坝，深挖沟渠。但他控制不住河水，河流流向今天的沼泽地。农地与田园被水掩盖，整个地区变成今天的沼泽地，他的努力是不够的。波斯人很快的卷入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河水冲破了堤坝，没有人再想如何修理它，沼泽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广。

当Mo'awiyah 就任哈里发（Khalifat）（註：才六任，倭马亚朝太祖，公元661-680年），他任命他的养子 'Abdullah Ben Derraj 主管伊拉克。他把沼泽地上生长的芦苇收割，得到一千五百万迪拉姆银币，他把整个沼泽地收归国家财产。在 Walid 任哈里发（註：才十一任，倭马亚朝，公元668-705年），Hajjaj Ben Jusof 治下，Ben Dhobbah 的养子，Hassan en-Nabti任税务官，他化部份沼泽地为良田。

【水底小镇】

现在整个充满了水的沼泽区的范围，是长宽皆五十日程。当中有个园丘，这是一个水下城市，如果水是清澈见底，我们就可以看到城市的废墟。有些石头还站好位置，有些石头已经倒下。我们可以看出房子的轮廓。我们在 Tinnis 及 Dimyat 湖上，也可以看到同样景观，有许多农庄及小镇，潜伏水底。在本书及我们别的作品，我们提起这些事。

【底格里斯河】

现在我们回到主题，描述底格里斯河的河源、途径、出海口。它从 Diar Bekr 统治的 Amid 国流出，但是它发源于亚美尼亚（Armenia）的 Khelat 国（註：在亚美尼亚南部），它纳入从Arzan 及 Mayyafarikin 国流来的 Sarit 及 Satid 河，以及别的河，如从亚美尼亚来的 Dusha 及 Khabur 河（註：Khabur 河在叙利亚，现流入幼发拉底河）流经Masura 国及 Faiz-Sabur 国之间，在Kerda（註：可能是库德人聚居之国）国与 Bazenda国流入底格里斯河，与从Mausil（註：今Mosul）及属地、Beni Hamdan 国流入的 A'wari 河。诗人们歌唱这些河流：“春夏之际，去访问 Kerda 河与 Bazenda河是赏心悦目的事，那兒清凉的流水，一如Salsabil 的泉水（乐园的泉水），此时，巴格达的地方，热如炉火，烧的人受不了”以前 Khabur 河从 Ras el-ain 鎮（註：即Ras el-ayn，在叙利亚东北部）流过 Karkisin 市，流入幼发拉底河，现在不同了。底格里斯河经过 Balad（註：伊拉克北部）鎮、Mausil（註：Mosul）鎮，大 Zab 河从亚美尼亚而来，在 Mausil 鎮之下，Hodaibiyah（崎岖山区）之上，流入底格里斯河。小 Zab 河也是从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而来，在顺流下方，灌入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流经Tikrit（註：距巴格达一百四十公里）、Samarra（註：距巴格达百公里，阿拔斯王朝曾移都於此）及巴格达，纳入从幼发拉底河运水而来的 Khandak、Sorah 及 Isa諸运河。当底格里斯河离开巴格达，它又接纳了许多河流（运河），例如：Badnal、Nahrās、Nahr-Wan（距离 Jarjaraya（註：古代大城，紧临底格里斯河，伊朗贵族居所，十二世纪荒废）不远）、Sib 以及 Nomaniyah。底格里斯河经过 Wasit 鎮（註：在伊拉克东南部）以后，分流而行。一些流到未罗国的沼泽地，此河被称为 Baradud 或 Yahudi 河，以及 Shami 分支。抵达 Akar 的流水，从巴格达到 Wasit 再到 Basrah（註：唐代的《皇华四达记》的未罗国）的运输是繁忙的。底格里斯河全长三、四百日程（註：一日程约五公里，底格里斯河实长一八四〇公里，折三六八日程，正是三、四百日程）。

在本书，我们只谈几条广为流传的大河，至于一般河流，我们略去不谈。在我们的别的写作中，《时间的历史 Akhbar ez-zeman》与《中册 Kitab el-ausat》，我们详细报导过。目前我们略去不谈的河流，如果河有名子，以后我们再进一步谈论它们。

【三大木架子与海上华表】

Basrah（註：即唐代《皇华四达记》的未罗国）有几条大河，如 Shirin, Dair、及Ibn-'Amr。在 Ahwaz 省（註：即 Ahvaz 省），及其与 Basrah相邻的田野，有几条不小的河。谈到如此，我们要忍住不说下去，那个波斯湾的沿着 Basrah 及Obollah（註：近代日本桑原教授考证即《皇华四达记》的乌拉国）海岸，那个名叫Hazarah（Herarah，别书作 Djerrarah，近代考证，即《皇华四达记》的提罗盧和国）的地方，那有一塊陆地，直伸入海，那地方接近 乌拉国Obollah，那是水手们进入 Basrah 港的必经之路。在Obollah 与 'Abbadan 那边，为了船员们，在海上树立了木制标记，看起来是海中的三个大木架子，夜晚点火，从瓮蛮国、西瑞夫及别的地方来的、远方航船可见，避免误驶入 Herarah，如果误驶的话，不免船沉人丧（註：海中三大木架，声名远播，见《新唐书·地理志》引《皇华四达记》：“国人於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